

與其說是歌唱，不如說是破囉嗓子的吼叫終於和卡拉OK那過大的背景音樂一同結束。

吳承鴻搓了搓發癢的眼角，拎起背包，將手伸入椅背網子中，收拾垃圾後便準備下車。

「外套……」他才剛站起身攔在走道上，由車門湧入的空氣便讓他感到一絲寒冷。用一個眼神向被自己擋住的同學表達歉意，剛伸出去的左腳便又退回座位上。

眼神投在靠窗的位置上時，不知是笑意或疲累的成分哪方較多。睡得正熟的那人只有白色的襪子前端比坐墊突出一些，全身被他和自己的幾件大衣蓋著，呼吸聲微小得能被輕易忽視。

「我們到了，快起來。」吳承鴻邊翻動著蓋在對方身上層層疊疊宛如小山的衣物尋找自己的外套和毛衣。「去飯店再睡吧，你可不能繼續睡在車上了。」

「喂。」眼看對方毫無反應，他又推了一把。手卻反倒被眼前的這人抓住，圈在懷裡，

經過一番拉扯——他從沒想過余樂會有這樣的力氣，以至於他都差點出了一身汗——吳承鴻總算抽出自己的手和衣物後。失去幾乎等同被子的遮蔽物，余樂抱著膝蓋，整個人縮在椅子上微微顫抖著，冷風忽然竄入的溫差誰也受不了。

看著這傢伙扭曲著臉，過長的瀏海雜亂的蓋在眼前，眼眶下一層深深的陰影。莫名其妙地覺得同情心被喚醒了。

吳承鴻認為這有大半是他的責任，頗為愧疚的停下動作，昨天聯合其他幾人通宵打牌果然吵到對方了。

但他可沒錯過下一秒對方試圖扯回他揣在懷中的外套的動作，馬上按住這顆白色的腦袋，忽視那明顯不快的眼神。「這可不是你家，清醒一點。」吳承鴻嘆了口氣，將手抽起，「余樂！別讓我說第二遍。」

「走開。」反應是有了，卻是全然不顧場合的宣言，這傢伙居然翻身背對他，雙手抱緊了椅子的扶手，頂著一件外套繼續趴睡。

「……」這樣堅定的舉動徹底讓吳承鴻不曉得該說甚麼才好了，只得噤聲，默默地撥開對方的領口，將微涼的手掌緩緩靠近，緊貼在那溫熱的頸子上。

「幹！」

凍得從椅子上跳起，險些撞上上頭出風口，余樂彎著背脊怒視著吳承鴻。

而肇事者卻攤著雙手，「我警告過你了。」洋洋自若的樣子，甚至還反過來拉了拉對方的領口，像個多事的老媽子。「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有人能用坐姿睡到毛衣整件都歪掉了，你也注意一點。」

領口確實滑落到右肩下的余樂正想反駁，但好像終於被他說服似的，只是喃喃念了幾句含糊的，似乎是辱罵用的句子，就開始穿衣、整理行李了。

吳承鴻笑了笑，而後轉了過去，自椅子上方往後望去。

尖銳的，欲刺穿什麼的目光是從最尾端的那位男同學發出的。在視線相交的前一刻他別開了眼神，但還來不及溜去的尾巴硬是被他給捉住了。

他們確實是在座位上磨蹭得太久了，連帶老師的眼神也有些不耐，頻頻向這裡望來。只是剛才他聽見某兩個字，著實太過分了點。

「走了。」穿好衣服的余樂輕拍了他的背脊，雙手抱著斜背包往前走去。

甚至還來不及掛上去就急著離開，對方一如既往的好懂。「我就看一下還剩多少人。」吳承鴻早就將後背包背上了，順道訝異著對方身形的單薄。

到底是怎麼從體積不小的背包和椅背中狹小的縫隙穿過去的，他很好奇啊。

不過動作會這麼快，也有那份原因吧。吳承鴻饒有意味的看著余樂離去的後背，跳下椅子，在下階梯時將手上的零食袋扔去，正好卡在形成尖的垃圾堆上。

「你很在意？」穿過門的時候他放緩聲音問。

正忙著和糾在一團的背帶奮鬥的人沒有回頭，縮著身子，被車外的寒風吹得牙齒發顫。

像一群在孵蛋的企鵝的其中之一，余樂長時間排在車門口拿到了自己的行李箱之後才匆匆扔下回覆。「不會。」

但絕對會在意的吧。
被說「噁心」之類的。

吳承鴻知道那是與自己無關，卻總是出現在對方身上的詞，專有的形容詞、或動詞。偶爾他們會用行動證明這個看法。

所以在余樂將行李吃力的拖到隊伍前方，進行點名時。他仍舊對那名說話的，同時也是從車內搬出行李的同學露出笑容。而對方也回以一個笑容，笑罵著說剛才那包零食不太好吃。一如往常。